

重庆打黑打中了黑白勾结的七寸

起声波 Ultrasonic Wave

打就有,不打就没有;真打,黑社会犯罪很严重;假打或者轻打,黑社会犯罪不严重。这就是打击黑社会犯罪的现状。重庆打黑既证明了黑社会犯罪的严重性,也证明了打击黑社会犯罪取决于政府的态度。

□时事评论员 刘洪波

重庆打黑行动正引起舆论和公众的高度关注。

文强,曾经的公安英雄、重庆市司法局长、重庆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因涉黑受到调查,揭示了黑白勾结所达到的层次。

文强的落马,表明人们日常所理解的警匪勾结,可能远远没有达到它实际到达的程度。一般人们所说的警匪勾结,往往停留于基层或者中层,而一个一千多万人的城市中,几乎可以说是最高警务官员的人因打黑行动被调查,使人不能不重视黑社会犯罪的现状。

在重庆,本次打黑行动已经导致50余名贪官落马,一批警员被控制,14个黑恶势力被剪除,104个黑恶势力被掌握。而此前不久,重庆还被描述为“无黑帮”的城市。2004年11月22日,重庆市刑警总队对媒体宣称:“目前我市无‘黑社会’。”2008年重庆市公安局局长刘光磊表示,“根据统计,我市群众的安全感最近几年一直都保持在92%左右,2007年达到了最高

峰的93.73%”。

现在,我们似乎可以把那些关于社会治安与群众安全感的统计数据当做笑谈,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重庆2008年开始的大规模治安整治行动有何必要,也无法理解黑社会组织被不断挖出后街头为何响起了鞭炮声。

人们关注重庆打黑行动,舆论出现了将重庆打黑推向全国的声音。天下苦秦久矣,天下苦黑社会久矣。在很多地方,很多行业,几乎都一面要接受政府的各种合理或不合理的管理,一面还要接受黑社会组织的“保护”,从沙霸、石霸到控制娱乐业、饮食业、水泥供应,乃至专营“砍手砍脚业务”,黑社会组织千姿百态地进入了现实生活,其中一些经营成功者既有经济上的合法掩护,也有政治上的合法保护,不仅有官员为之做保护伞,而且有人大、政协制度内的身份。

重庆打黑行动似乎表明,目前,有没有黑社会的判断,取决于想不想扫除黑社会的判断。问题不是有没有黑社会,而是想不想扫除黑社会。想不想扫除黑社会,可能有多种原因,

例如黑白勾结的深度使打黑不被作为议题,例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例如黑社会与某些地方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划出边界,相安无事等等。这就是说,除了给政府治理带来总体上的劣评,黑社会组织的存在可能并不有害于地方官员的利益,甚至可能增加了权力寻租的利润。

打就有,不打就没有;真打,黑社会犯罪很严重;假打或者轻打,黑社会犯罪不严重。这就是打击黑社会犯罪的现状。重庆打黑既证明了黑社会犯罪的严重性,也证明了打击黑社会犯罪取决于政府的态度。地方政府的某些官员是否愿意与黑社会组织保持盘根错节的关系,是否希望与黑社会组织“共治共享”,乃至延纳黑社会组织进入政权?他们给出的答案决定了打还是不打。

不要以为这样的说法夸大其词。近年报道出来的一些黑势力犯罪事件,遍布东南西北,有的地方几乎所有市场都有黑社会操控,政府征税,而黑社会垄断市场、征收保护费,黑老大变身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不是个别;黑恶势力被请去实行暴力拆迁,“有影响力的民间人

士”被引入去对付“刁民”,参与城市和乡村的治理。这些在近年的媒体报道中并不少见。

我无法推断重庆打黑行动的起因,也无法判断重庆打黑行动是否做到了除恶务尽,但至少可以看出,此番打黑清除了14个重大黑恶势力,有高级官员因打黑行动而落马。

重庆打黑行动暴露了在“大局稳定”下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实际状况,证实了人们对一些地方疏于打击黑社会犯罪,容忍甚至放纵黑社会组织的猜测,让人重新认识黑白勾结所达到的层次、黑社会头目已经开始参与政权的现实。重庆打黑行动也证明了打击黑社会犯罪并非不可作为,需要的是一个决心。现在,还谈不上打黑是否能够一劳永逸,世上没有一劳永逸的事情。但现在首先需要的是“一劳”,此后才可能去讨论怎样避免“永逸”的堕性。

刘洪波

(著名评论家 资深媒体人)



钱正声

“可以在它(地王)周围建大型小区,就不怕它不栽在那儿。”

——8月19日,在评议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的分组会上,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为抑制房价飙涨、地王频出支招。

“想着投钱就能在短期内出现一批大师,这只是一文化上的‘大跃进’。”

——著名作家韩少功为国内的“大师焦虑症”把脉。

“我会负起全责。”

——马英九就救灾不力向台湾民众公开道歉。

“喝酒是工作需要。”

——广州市番禺区榄核镇纪委书记梁某酒驾被查出后,希望交警“网开一面”。

“来时我们心情悲伤,回去时却是带回了希望。”

——台湾少数民族代表团团长高金素称大陆之行成果超乎预期。

“你还没有报道?你还嫌报道的不够是不是?”

——宁夏沙坡头库区村民向记者反映安置房被高价出售后被拘,沙坡头库区公安分局一警官对记者的报道很不满。

“我们买的不是房子,是生存。”

——召集1500人买一套房的“可乐事多了”(网名)对“千人购房活动”很有信心。

“在亚利桑那州,我还是有些自由。”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亚利桑那州演讲时,有人持枪示威,一携“AR-15”步枪示威的男子说。

“奥巴马总统迷失在仙女座星系中,他迷失方向,不知身在何处。”

——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抨击美国的拉美政策。

“是普京‘总统’叫我来的。我是‘阿尔法’部队的上校。”

——一俄罗斯男子试图驾驶小轿车闯进克里姆林宫,与普京“总统”见面。

“我一直相信有一天自己会回来,虽然我受到干扰,但我会耐心等待回国的那一天。”

——泰国前总理他信通过录像“含泪”请求国王特赦。

直接引语

Voice and Opinion

孟非零距离



“我们要上班,我们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

——有的银行中午不开“窗口”,孟非提醒银行:上下午,你们上班,顾客也上班。

东升东升工作室



“装饰集团门口保安牵的那只狼狗是干什么的?”

——南京一女士被在某装饰集团购买的淋浴房炸伤,该女士去交涉时,淋浴房生产厂家的主管竟怀疑该女士讹诈,东升突然发此一问。

吴晓平听我韶韶



“这些人本身就很空虚,他跟帖也是无聊。”

——网友嚷嚷着石家庄改名,老吴的意见是甭理他们,石家庄这个名字一点儿也不小气。

马斌马斌读报



“被曝受贿的人让被曝行贿的人证明自己清白,你说这行贿者怎么回答呢?”

——中海油涉嫌接受一美国公司贿赂,为洗脱嫌疑,中海油和该公司沟通,该公司总裁证实中海油没有索贿,马斌对这种自证清白的方式很不解。

名嘴同期声

Simultaneous Comments by Celebrities



上周星期柒新闻周刊封面



读者来信

Letters to the Editor

治网瘾,别拿孩子做实验

►回应:《网瘾孩子戒治机构手中“小白鼠”》(8月16日 柒周刊 8-9版)

一些网瘾治疗机构习惯公开宣称,“网瘾”多么可怕地伤害了孩子,但他们有意无意忽略了他们实验性的“治疗”对孩子造成更大更根本的伤害这一事实。他们还会挑出一些典型,试图证明自己的疗效,以此来蒙蔽家长和社会。

显而易见,那些所谓的网瘾治疗机构,他们吹嘘的“网瘾”治疗疗效,很多只是在医学和教育的包装下,为利益编造的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是时候认清这一切了,那些被吹得天花乱坠的“网瘾治疗”该叫停啦。(南京 黄素华)

别逼张海超们“当众验肺”

►《河南调查,风口浪尖的罚单》(8月16日 柒周刊 4-5版)

郑大一附院被通报批评,只是由于他们公平对待了弱小,说了真话。张海超被迫开胸验肺也只是为了本就属于自己的职业病治疗费用。河南省卫生厅连这一条“赌命”的路都给堵死了,名为增加三家

医院可做职业病鉴定,谁能保证他们在同样的氛围中会说真话?接下去会怎么样呢?如果没医院愿意为“张海超”们诊断职业病,难道等待他们的将会是更加危险的“当众验肺”!(南通 周锦龙)

“人文南京”记录南京记忆

►回应《紫台上的中国风》(8月16日 柒周刊 23版)

一座建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老建筑,美丽得让人流连忘返,就连外国人都慕名而来。昔日神秘的紫金山天文台如今不再养在深闺。记者娓娓道来,美学、科学、人文、历史,如数

家珍。读者在加深对紫金山天文台身世了解的同时,还了解了书本以外的相关历史故事。采写得这么翔实、丰富,真的要谢谢编辑、记者的努力。(南京 王德明)

减少“鲁文”不代表不尊重鲁迅

►回应《语文教学“被鲁迅”折射中国教育工具思维》(8月16日 柒周刊 10-11版)

我们现在使用的语文教材就是人教版。鲁迅先生的文字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这让我们觉得他的文章很难学。我想减少鲁迅文章并不是说我们

我们心目中鲁迅先生的地位是没人可替代的,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对减少鲁迅文章这件事太过敏感。

水林月(高二学生)

(请“水林月”同学见报后,将真实姓名、联络方式发给编辑部,以便我们邮寄稿费)

欢迎读者来稿,发表您的看法和对“星期柒新闻周刊”的阅读反馈,200字以内优先发表,稿酬从优。

E-mail:njmengqiu@163.com